

上海一月子会所 4名新生儿集体感染轮状病毒 引发公众对这一行业安全规范的关注

月子会所门槛低标准少监管缺失



见习记者 范洁

前天,上海一家月子会所被曝4名新生儿感染轮状病毒,这个新兴产业的安全规范问题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。相较日趋庞大的消费需求,我国的月子服务行业尚未做足准备:缺乏严格的准入门槛、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明确的监管主体,月子会所良莠不齐,正在灰色地带中“裸奔”。



■ 月子会所大多寄居宾馆,门面光鲜

见习记者 陈梦泽 摄

月子会所的安全规范问题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。就在两周前,常州一家月子会所内7名新生儿接连感染重症肺炎,甚至被下发发病危通知书;去年12月,武汉一家月子会所的护理人员将生理盐水和医用酒精搞混,用浓度为95%的酒精清洗婴儿口腔,宝宝确诊口腔黏膜受损和扁桃体发炎化脓。此类事件在上海也并非首次发生。2011年8月,上海“月子喜喜”月子会所也曾发生6名婴儿同时感染红眼病。

月子会所预订火爆

在记者走访月子会所期间,不时遇到前来咨询和预约的家庭。“2月的房间去年底就已经订满了。”闵行区一家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岁末新春月嫂难求也催升月子会所的热度。上海迎来连续近10年生育高峰,月子会所正是其副产品,去年更是趁争相生育“龙宝宝”之机有了飞速的发展。

目前,上海的月子会所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,甚至最高消费可达28天118万。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,在上海的中心城区,5%-10%的产妇选择入住月子会所。目前城市男女晚婚晚育的比例提高,老人照顾“孙一辈”显得力不从心。除了减轻家人负担的考虑,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,女性也越来越重视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,“辣妈”成为许多产妇的目标,因此月子会所中的瑜伽保健、形体修复备受青睐。

寄居宾馆打擦边球

根据中国保健协会母婴家庭保健服务专业委员会的统计,目前上海共有40余家月子会所,“这还不包括没在协会登记的。”委员会副秘书长罗术寒告诉记者,单是去年上海就新开近10家月子会所,“大概都觉得有利可图,或者说有空可钻,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。”

那么,开办一家月子会所需要哪些条件?上海市工商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,与专业妇幼保健院和妇产科医院不同,月子会所并非医疗卫生机构,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“母婴护理服务”,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隶属于家庭服务业。因此,月子所在注册时并不需卫生、质检等部门的前置审核,只需在工商部门申领执照即可开业。

昨天,记者从工商门户网站查询“上海宝瑞佳国际月子会所”的营业执照,其标明的经营范围为母婴护理服务、母婴用品销售等,但执照上注明“不得从事住宿、餐饮服务”。这项规定就直接促使月子会所和宾馆酒店的“联姻”。根据记者调查,从高档的五星级宾馆,到低档的快捷酒店,上海各大月子会所大多租住在各类宾馆内,“这样就不用再另行办理食品安全许可证、消防安全许可证等。”在徐汇区的一家三星级宾馆的6楼和9楼,就分别寄居着2家月子会所。

“月子会所不是宾馆酒店,它的服务对象是母婴这一特殊的易感人群,住宿环境、消毒条件都应该严于一般公共场所。”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黄群强调,将新生儿集中管理的月子会所容易增加疾病交叉感染的几率。

焦点关注

业内人士自曝月子会所“猫腻”

张小姐从事母婴护理服务多年,先后在位于徐汇和闵行的两家月子会所工作,“目前这个行业还不规范,我看见或是听说过同行的一些做法,很震惊也很无奈。”她向记者透露了月子会所常见的“猫腻”,提醒产妇及家属在挑选和入住会所时擦亮眼睛,提高警惕。

医生专业偷梁换柱 “与沪上多家三甲医院合作,每周一次主任医师巡查指导”,许多月子会所标榜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专业的医护团队,但在医生专业方面偷梁换柱,聘请保健科、乳腺科甚至皮肤科的医生,而不是产科和儿科。

护理人员名不符实 一些月子会所宣称聘请上海一妇婴、国妇婴、红房子等专业母婴保健医院的在职护士,实际上却由这些医院的退休护士“客串”,甚至是聘用在这些医院培训或是见习过的护士。

上岗培训只走过场 由于缺乏统一的从业人员资格标准,月子会所大多采取内部培训,课程内容、培训时长、考核项目都由会所自行决定,新手甚至只需出席一两次课,考前给会所500元红包就能速成通过,上岗后

直接拿新生儿“练手”。

母婴分离难以监控 强行灌奶、粗暴擦拭、把宝宝当玩具拗造型、甚至作“出气筒”打屁股捏脸蛋……不少月子会所为了“让产妇安心休养”,采取母婴分开管理的模式,给不自律的从业人员钻了空子。

后续收费巧立名目 尿片奶粉份数限制、洗澡游泳额外充值,虽然在入住前与月子会所约定价格,但不少产妇在结账时发现多了好几千元。此外,大多数月子会所规定,如果产妇对服务不满提前退住,则需要缴纳剩余费用的10%作为违约金。

自制秘方平淡无奇 第一周代谢排毒、第二周收缩内脏、最后两周滋养进补……针对产后的不同阶段,许多月子会所号称有产妇调配各种秘制汤水,而这些“养生饮”“月子水”“生化汤”的实质,不外乎是传统的酒酿、豆奶、蔬菜汤等。

推销花样层出不穷 部分月子所在提供常规服务的同时,会向产妇和家属积极推荐婴儿写真的影楼、满月宴席的酒店、瑜伽瘦身的课程和各式各样的母婴保健产品,从中收取提成或回扣。

“即使如此,在上海以母婴护理服务名义注册的月子会所也不超过5家。”罗术寒透露,更多的月子会所选择以科技咨询公司、文化传播公司等身份在工商注册,“这样准入门槛更低,经营成本也更少,注册后就租借宾馆的一个楼层,添置婴儿床、消毒机这些基础设备,再请上几名月嫂或是护士就开始招揽生意了。”

护理师大多二十出头

除了硬件上的缺陷,月子会所的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同样令人担忧。“入住月子会所的当晚我就发烧了。”分娩后的第三天,郭瑛就住进了徐汇区的一家月子会所。当天中午,护理师为她送来由猪爪汤、牛肉羹等组成的月子餐,“当时就觉得油腻,但护理师说有助催奶,都是这样吃的。”

当天傍晚,郭瑛发烧到39℃,在丈夫的陪同下连夜去医院检查,确诊乳腺管堵塞发炎,挂了一晚吊瓶,“之前我在产前培训班学过,分娩后的两三天乳汁分泌不多,在乳腺管不畅通的情况下不能多喝荤汤,应该多吃些清淡的食物,你说我自己忘记就算了,谁知道月子会所也不专业。”

“月子服务是个需要爱心和专业融合的特殊专业。”黄群表示,无论是对针对产妇的开奶哺乳、排除恶露、情绪疏导、形体修复,还是针对婴

儿的五官清洁、皮肤护理、游泳抚触、做被动操,从业人员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乎母婴健康,需要经过专业培训。

然而,由于目前业内缺乏统一的资质认证,月子会所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,郭瑛告诉记者,她入住的月子会所里,母婴护理师看上去都只有20岁出头,“感觉还没有我大,自己还是个孩子,能懂什么呢。”

此外,许多月子会所承诺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医疗团队,但是这些资质也同样无从考证。郭瑛告诉记者,在每周一次的巡诊中,月子会所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医生的具体信息,“每次检查也都是草草了事,诊断表上一路打钩——宝宝长得挺好的,产妇恢复得挺好的。”黄群建议,月子会所应该与专业的妇产科医院、妇幼保健院形成联动应急机制,“在国妇婴下属的月子会所,我们建立了绿色通道,发现母婴身体异样后直接送医。”

“多头管理”存在盲区

网友“小包子乖”分享了她在一家月子会所的经历:在会所的最后一周,宝宝开始咳嗽打喷嚏,起初她以为是自己疏忽,直到发现会所好几个新生儿都出现类似症状,而且已经有孩子因肺炎住院,这才怀疑是交叉感染,“可怜的小宝贝,

焦点链接

一家收费昂贵的月子会所,竟有多名新生儿感染传染性的轮状病毒,症状严重的新生儿甚至被医院发出病重通知书!昨天,本报962288接到多名家长反映,静安区西康路上的上海宝瑞佳国际月子会所里,多名婴儿感染了相同的轮状病毒!目前,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介入调查。

包先生花5万元将妻子和新生儿送往宝瑞佳国际月子会所,但一个月不到,新生儿就发生拉肚子、呕吐的症状,高烧达38.5℃以上。随即,家长将粪便送往市儿童医院化验,结果显示,宝宝已感染上轮状病毒。随后,包先生在与新生儿家长的交流中,发现就在这家月子会所里,近日已有好几个新生儿宝宝相继交叉感染上轮状病毒。据了解,当婴儿陆续发病后,该月子会所并未主动告知家长,并称感染源可能来自探视婴儿的家长。

昨天,静安区疾控中心前往这家月子会所,开展流行病学调查。据悉,1月5日—12日,该月子会所共出现5名有吐奶、腹泻等症状的患儿,经医疗机构检测,4名检出轮状病毒阳性。疾控人员表示:“这很可能与这家机构的消毒隔离措施不到位有关。”

事件发生后,静安区疾控中心对宝瑞佳国际月子会所提出了更严格的防控措施,并要求暂缓接收其他产妇及新生儿入所。

本报记者 屠仕超 陆常青

轮状病毒 引起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,多发生于6至24个月大的婴幼儿,每年在夏秋季流行,感染途径为粪-口途径,临床表现为急性胃肠炎,病初即有呕吐,后呈渗透性腹泻病,病程一般为7天,发热持续3天,呕吐2-3天,腹泻5天,严重的出现脱水症状。

疑因消毒隔离不到位致病 静安区疾控中心已要求宝瑞佳暂缓接收新产妇

还没有满月就吃药、吊水、拍片,冰冷的针头扎进那么嫩的皮肤,硬邦邦的吸痰器伸到那么小的喉咙……我实在无法想象宝宝受的苦,花了这么多钱,原想让宝宝被照顾得更好,没想到却害了他,每天只能以泪洗面。”

会所环境是否卫生?护理师是否专业?月子餐是否健康?标榜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的月子会所面临一系列问号。而一旦发生问题,维权往往非常困难。

目前月子会所的行业监管是“多头管理”:执业监管找工商部门、餐饮监管找食药监部门、卫生监督找公共卫生部门,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,“我算过,最多能够对应46个部门,监管盲区难以避免。”罗术寒无奈表示,中国保健协会并不是职能部门,如果遇到不合规的情况,也无权干涉,更无权处罚,“不能说没有规范的企业,但只靠月子会所的自律是不够的。”

据了解,母婴保健服务行业的国家标准正在起草中,由中国保健协会和一些龙头企业、业内专家共同参与,针对母婴服务行业的经营场所、人员资质、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要素制定硬性标准,部分已提交至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,“这个市场目前还处在爬坡初期,未来5年将面临洗牌,除了靠市场优胜劣汰,还迫切需要规范化的监督和管理。”